

刘敞笔下的蔡州风物

□ 赵新春

刘敞(1019年~1068年),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今江西省新余人),北宋著名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出身于新喻著名的科举世家。从刘敞的祖父刘式起,他们家族在以后200多年中,有19人登进士第,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家。

庆历六年(1046年),刘敞与弟弟刘攽一起参加丙戌科会试,同中进士。廷试时,刘敞第一。因为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状元王尧臣是他的内兄,为了避嫌,宋仁宗将其列为第二。

刘敞、刘攽兄弟与刘敞的儿子刘奉世合著有《三刘<汉书>标注》,人称“新喻三刘”。3人中,刘敞在庆历六年(1046年)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刘敞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出知蔡州,刘奉世在神宗朝因蔡确诬告,被贬任蔡州粮料院,与蔡州都有渊源,所以他们的文集和作品中都有与蔡州相关的作品。如刘敞《彭城集》中的《知蔡州谢上表》和给刘敞的赠诗《蔡州城枕汝水,寒日水涵,清浅可爱。原父与郡守泛舟川上,甚有佳境,以书垂报,辄想胜游,因形短什》、《出知蔡州时赠友人的《与颍子惇同为秘书少监,今年余以病求守汝南,子惇亦除河内,作诗纪事,亦用送别》《蔡州路中作五首寄都下》等诗,刘奉世的《蔡州道中》诗等。

与弟弟刘敞、儿子刘奉世被政治打压,被迫任职蔡州不同,刘敞是刚中进士就被委派为蔡州通判的。作为知蔡州军州事(俗称蔡州知事或蔡州知州)的副手,他一方面要帮助州事处理“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另一方面负责监察州县官员工作情况,向朝廷汇报。直到庆历八年(1048年)十一月父亲去世,刘敞回乡守制,才离开蔡州。在蔡州时间虽短,但印象深刻。

《公是集》是刘敞的诗文集,刘敞的《公是集》序称《公是集》有75卷,其中古诗20卷、律诗15卷、内集20卷、外集

15卷、小集5卷,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公是集》只有54卷。刘敞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经过80多年的休养生息,欣欣向荣的繁盛时代,人文蔚起,风物兴盛。《公是集》记载的蔡州风物有天中山(又称天台山)、开元寺、狄梁公李太尉庙和壶公祠。

有关蔡州天中山的,《公是集》有《天中山》诗和《天台山记》。《天台山记》详细记载了天中山样貌“其高尺余,传自古至今,莫有能损者,其上土,其下石”,还交代了它名字的由来:“以为豫州于四方最中,汝南故刺史治,于豫州亦最中,是山于汝南又最中。盖处天地三万里之极,自古考日景测分至者,皆莫正于此,以是名之。”这也是目前发现典籍中关于汝南天中由来最为详明的记载。《天中山》诗则道出了天中山的神奇与灵异:“兹山峻陀但盈尺,其下盘根乃无极。勇如共工莫可触,力敌愚父无能役。开辟以来传至今,形势虽小当天心。斗极回旋未易测,日影短长犹可寻。石旁阴穴穿洞府,中有神物为之主。祠祠往往见光景,曠早时作霖雨。由来丘山贵灵不贵大,正复岐陀亦何怪?”

蔡州开元寺位于今汝南县城东门里路北,至今犹存。嘉庆《汝宁府志》记载,其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宋代探花、上蔡人祖无择《题三教圆通堂》诗序称寺内有三教圆通堂,主持“师本佛之徒,潜心老与儒。一堂何所像,三教此焉俱”,是一位兼修儒释道高人。晚年徙居蔡州的穆修著有《蔡州开元寺佛塔记》,记载开元寺内有一座用来安葬佛顶骨舍利的七级浮屠塔,塔从“大中祥符初建于天圣之六年”,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才完成。

唐朝安史之乱后,颜真卿到蔡州劝谕叛将李希烈,也住在开元寺。刘敞惊叹于颜鲁公舍生取义,凭吊先贤,写有《开元寺》诗:“自古皆有死,岂惟直如弦。鲁公既中天,狂寇不独延。兹寺数

经乱,丛林废为烟。若人昔所居,故老广其传。直气触白日,沈忧凌青天。悠悠穹壤间,肯与蛛蚁捐。事往理冥漠,悲来涕潺湲。作诗识其处,尚想音容全。”他的弟弟刘攽也写有《过开元寺》:“晨霜露乔木,初日明广庭。俯巢鸟鹊驯,步径莓苔青。即心百虑扰,造境众独醒。安禅到无闷,看画匝已经。梵音腾潮波,幡影垂流星。天花雨贝叶,帝乐飘鸣铃。胜缘此邂逅,法界俱清冷。世喧暂回首,但觉尘冥冥。”与哥哥人仕即官近畿之地蔡州通判的春风得意不同,年老多病的刘敞离京居蔡感受到的却是“壮心自喜谈兵策,暮齿长闲守乘田”(《与颍子惇同为秘书少监今年余以病求守汝南子惇亦除河内作诗纪事亦用送别》)和“法界俱清冷”“但觉尘冥冥”的落寞。开元寺明历年间,李本固纂修《汝南志》时,供奉佛顶骨舍利的七级浮屠塔已荡然无存。

《公是集》中的狄梁公李太尉庙,又称双庙,是祭祀唐豫州(后为避唐宗李豫讳改为蔡州)刺史狄仁杰和雪夜入蔡州擒拿吴元济、李愬的地方。根据刘敞《双庙记》和嘉庆《汝宁府志》记载,宋朝开国80余年,蔡州民间仍有人“岁时祀吴元济”,知蔡州军州事王质觉得“安有逆丑而庙食于民者”,于是“度地以作庙”,让狄仁杰与李愬“异室而同宇”。因为王质不久迁官去住他地,庙未成而搁置。直到10多年后,吴育出任蔡州知州,庙才得以完工,岁时祭祀,“水旱祷焉”,即刘敞《狄梁公李太尉庙》诗说的“去思独至今,奉祀见遗恨”。双庙建于蔡州城内,具体地址不详。后世将两人分开祭祀,狄梁公

庙在汝宁府城南,李将军庙在府城西的白马桥。《汝南志》记载,汝宁城内还有祭祀颜真卿、裴度、韩愈、李愬的四公庙。

蔡州壶公祠建于天宝年间,以树出名,刘敞《壶公祠大树》诗称“若人既羽化,伊树亦千年。”在《壶公祠大树记》中称此树有三异:从汉到宋900余年,一般的树早就死了,“此独存,是其异者一也”;“察其根则虬结而致致,察其干则空虚而穿穴,察其叶则柔弱而繁泽,是其异者二也”;“这棵树枝条下垂,根向上长,密密麻麻的根茎上下相连,“大者合抱,小者径尺”,在树干的周边“环之成林,是其异者三也”。所以有此三异,他认为“未必非壶公也”,是壶公冥冥之中在保佑这棵树。咸平二年(999年),有人在原来壶公祠废墟上,重修壶公祠。庆历初(1041年)夏颍出知蔡州,对壶公祠进行增修,成为蔡州名胜。秦观有“车辘湖边梅溅泪,壶公祠畔月销魂”的名句。

壶公祠宋朝也叫壶公观、大木观,明朝嘉靖年间改称壶仙观。南宋末年,宋元在蔡州联合灭金,壶公祠大树被毁,从此衰落下来。至今位于汝南县城西北7.5公里的壶仙观村的壶公祠旧城尚在,成为人们向古寻幽的地方。清代汝南文人李根茂有《秋日游壶仙观》诗:“壶公观迹傍荒丘,汝水萦回绕观流。不知仙子何处去,世人犹向此中求。高原日暮牛羊下,废址风来草树秋。若是长房乘杖回,桑田沧海亦生愁。”

明清《一统志》记载,刘敞诗中提到的或与他有关的蔡州风物还有西阳池、来瑞亭、临波亭、水鉴亭、牡丹亭,由于历史久远,至今已经无从考证,只留在他的诗中文里。③2



杨留义城市山水画作品欣赏



《嵩岳雄风》126 x 426cm 2022年作



《江南明珠天目溧阳》144 x 370cm 2016年作



《长城九州梦山河万里红》132 x 332cm 2019年作

据西平旧志记载,王诩(1498年~1557年),字公遇,号棠溪,西平王保下里老王庄人(今西平县谭店乡何庄村老王庄)。

自嘉靖二年(1523年),王诩25岁举进士,授行人,又迁户部郎中。当时大同兵变朝廷选择群臣中具有文武全才者前往镇守。王诩受命,遂单车就道,设计擒获乱首2名,其余都相继抚定,边镇得以安定,朝廷表奏他的功劳,有诏恩赐一子为汝宁所世袭千户。王诩补授山东东昌府(今山东聊城)知府,升山东按察司副使,进为山西布政司副使,不久又擢升为金都副使,巡抚甘肃。王诩到任后,操练兵马,增修城堡。敌兵入犯,王诩率兵擒斩番虏290余人,论功行赏白金文绮,先后迁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抚淮南地方。时值倭寇猖狂,内外戒严。王诩上疏,请得旗牌印符,节制兵马,提调浙西、直隶、福建、湖广等九省军务。两浙用命,倭寇不敢进扰,江淮赖以安宁。捷报上达,朝廷赏赐金帛,并特加奖劳。王诩因病不幸于公元1557年11月去世,享年59岁。皇上闻讣,很为哀悼。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岁次戊午,冬十一月十九日壬辰,皇帝遣河南布政使右参政李彥前往致祭,祭文曰:“尔德器弘深,才猷敏达,甲登甲第,筮仕大行。荐历郎曹,出知名郡。累迁藩臬,擢升都名。甘肃巡抚,功多斩获,晋参南户,载转总漕,督理精勤,国计攸赖。剿除倭寇,江北收平。委用方殷,以疾长逝。讣音来上,良用哀伤。念尔往劳,特加恩恤。飭工致祭,谕祭命官。尔灵有知,尚克荫服。”

王诩死后葬于王寨镇(今西平县洪河北岸)汝水之阳,著有《河西书》《淮南奏议》《东阳集》《西平县志》等书。

王诩一生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为大明江山的稳定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淮西荡寇。正如民国《西平县志》主编陈明鉴所云:“造具文武才,助在国家。自明嘉靖以来,二百余年,西平人士常称道不衰,真是有口皆碑。这和名垂青史同。”

淮西荡寇说是明万历年间,淮安一带水寇猖獗,常常日伏夜出,结伙抢掠、烧杀奸淫,当地百姓终日提心吊胆,渔民不敢下水捕捞,无法安居乐业。皇上得到地方官府申报,曾多次下诏派官兵进剿。水寇借助无边无际的大水和他们熟练的水性,官兵一到即沉没于水中,两三天水中不死。地方告急文书一天紧似一天,朝中文臣武将自知水寇狡诈,都怕被派往淮安,一旦平不掉水寇,乌纱难保。皇上就命王诩为九省提督,委以淮安平寇重任。王诩接旨后,夜梦中有一奇人面授机宜。王诩到海安后,没有立即派官兵进剿,而是召集木匠打造战船,召集铁匠铸造利刃,利刃安于船底,数月准备齐全,方点兵遣将乘战船自京城南下。大军一到淮安,水寇闻讯即沉没水中。王诩亲自查看地形,严密部署,战船分片一字形摆开,铁索相连,船头官军手持长纒。一切就绪,战船齐发,来回往复,一日数遍,拉网式地在水中开动,同时将大量石灰撒入水中。水寇碰到利刃则亡,石灰入水呛得水寇露出水面又被兵勇扎死。不几日,水中芦苇被削尽,再看水中原来清澈之水,却变成了浊血血色。淮安水寇一举荡平。

王诩死后,皇上念他有功,给铸一个金头,可是送到州里被州官换成了银头,银头送到府里被府官换成了铁头,铁头送到县里被县官换成了木头。王诩儿子上京告状,皇上命沿途这几个州、府、县21名官员,每地都修一个王诩墓。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③2

庙湾八景新记(三)

桃台晚霞

□ 梁宏宇

桃台晚霞,对平舆庙湾人来说,那就是个神话。

桃台又名陶台,因为元明清三代都是官府的急递铺住址,唤名桃台铺。桃台铺现在属于射桥镇大孙村委管辖,1987年7月以前都属于庙湾镇管辖。说“桃台晚霞”是庙湾八景之一,是有历史渊源的。

桃台铺,有人考证唐朝时即为陶台,因陶和桃发音相同,所以现代人也有叫陶台铺的。传说,唐朝时有人在陶台种桃千棵,一年冬天桃花突然盛开,落英缤纷,美不胜收,月宫仙女惊闻出宫,变身桃花仙子,住在陶台,从此桃花年年盛开、游人不断,陶台也改名桃台。宋代当地人在桃台上建了仙女庙,大殿五间,东西厢房对应,围墙护院,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很多前来烧香的人,熙熙攘攘,成为当地一景。桃台下面是一条东西官道,直通庙湾店、泰泉店、项城,官道南侧即是澧水(洪河),河上有河埠口,名曰桃台埠,与此相关。处在水路交叉的黄金地点,从元代开始官府就在此设立桃台,是汝宁府(今汝南)至项城路上一个关键的店和铺,明清两代一直使用。清末桃台被毁,民国仙女庙废,如今只剩下一片略微凸出的高地。

桃台的美始于桃花。唐代人种桃开花是起因,宋代人建庙在招商,元明清设店顺理成章。一片桃林漫漫桃花,成了美的根源。无意的栽培和缔造让桃台一代代延续下来,竟成了官府的一个店、一个铺、一个驿站。桃林桃台庙宇驿站,吸引着达官贵人、文人骚客、贩夫走卒前来游玩欣赏,这络绎不绝的人群、喧嚣热闹的场景、香烟袅袅的情景、花枝招展的美女相互交织,倒有了一种人文美。关于桃台的美,清《重修汝宁府志》诗曰:“桃花如

醉艳芳春,丽日霞光照锦茵。红雨村边成独德,武陵咫尺有幽人。”清《庙湾六十年大事记》诗曰:“桃花昔日迎仙去,台上桃花今又开。晚雨轻风一阵过,霞横野浦自徘徊。”仅这两首诗就可以从侧面证明桃台曾经隶属庙湾。

桃台的美源于生活。唐代人能筑台种桃,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处在澧水之阳的桃台风水俱佳,水陆两路交点,是当时官府设店的首选之地。明代《汝南志》卷之一:“村市:……柳树店、万家店、三桥店、桃台铺、庙儿湾、谭波铺……以上具项城路。”由此可以看到,明代桃台铺已成为一个很成熟、很稳固、很重要的一个官府店(铺)。有了基层的官府办公单位和驿站,就有了社会组织,南来北往的人常从此路过,在此歇脚、游玩,便有了较高的人气 and 浓郁的烟火。

桃台的美在于流水。桃台居于洪河北岸,河水脚下流,风景入画。站在桃台之上,俯视洪河,但见白帆点点、孤帆远影、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过往行人、比肩接踵、阳光照射、浮光倒影,有了流水,便有了动态美,灵气涌动,成就了河上河下、台上台下的美丽风景。

桃台的美成于晚霞。桃台铺处在这段洪河的中间段北岸,东可看日出,西可望斜阳。站在桃台或河岸或船上,当夕阳西下,晚霞四射普照大地,天空绚丽多彩,霞光万道,照在桃花上、树叶上、水面上、笑脸,像贴了金色的繁花、镶了金边的如意,一切都那么美、那么亮,让人心情豁然开朗,太阳落山前的惋惜和黑夜到来的寂寞一扫而光。

桃台晚霞并不天天能欣赏到,必须在特定时间、特定气象聚焦成的美。③2